

## 花无心怒放, 人有情待偿

吴越

春天来临的第一个征兆,不是柳树干硬的枝条上裹了淡若轻烟的青纱,不是去年扔在阳台上的花盆里抽出细若蚊腰的叶柄,而是忽然有一天出门发现天空变高了——像是被谁一下顶开了盖子,阳光毫无障碍地从极高处倾泻而下。忽然会有点眩晕,就像是睁开眼发现自己在升往天空的电梯里。这时各式各样的鸟叫也清晰起来,咕咕,唧唧,啾啾,还有三个音节的、四个音节的……虽然听不懂,媚丽得很,婉转得很。有些树还一片叶子也没,但鸟儿们不挑剔,穿梭上下,迷离左右,并在树与树之间、树与檐之间、檐与檐之间,开辟了无数条空中航线。只要驻足一分钟,就被拖入到这无限的万花筒般的缤纷热闹中去。这时候你就会感叹:春天啦!

我向来不大主张赋予春天太多的象征意义,春天要承受的太多啦。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加之地球自转轴的斜率,使这一单调的环形运动增加了热量(我想象它是一把橙色的粉刷)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涂抹的乐趣,于是乃有了四季。只有笔杆上挂着半瓶醋的文人会对这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地球上的诸多生灵在亿万年间进化演变中摸索出了与热量共进退、相偕行的生存之道,每种生命——植物、动物、人类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那把远道而来的热量刷按“按宇宙惯例”,把每个大大小小的周期解码。对人来说,是又开始了一年,对花来说,是又开始了一生,对鸟来说,则又开始了一辈子的七分之一。春天转瞬即逝,人世的愿景不能光指望一两个意象的美丽。

但今年的春天肯定是特殊的,需要物候的加持。别的就不说了,说说我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彦清在北京,父亲从鹰潭老家打来电话:“终于能从小区里出来了,走到江边无人之地,漫道樱花,空气里都是蜂蜜的甜香,想分享给你,所以给你打个电话。”她挂了电话,想回家了——但还不能。我另一个朋友安庆原本居北京写作,过年回湖北武穴看父母,就此留到现在,索性朋友圈里图文直播乡间的春天,江边(好巧,也有一条江,中国人的原乡哪能缺得了“江边”二字)盛放油菜花,地耳,黎蒿——“早上听到鞭炮声,下楼问父亲,他说是花朝节,是个看花的节日。果然看到家家户户放鞭炮烧纸。到了下午,春雨淅沥,响起了第一声春雷。马上就要春耕了。”

日轮不停,时序照转,春天的这些美好事物——洒染半江的樱花,空气里的甜香,湿润的春雷,楚楚的地耳,于今既带来安慰,又泛起凄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生命。

最后说说我的一个发现吧。近来常在小区花径闲逛,意外的是,山茶、二叶李、樱花、结香、迎春,并没有比往年开得更更多更旺,按我预想,无人打扰,草木蔓延,春花该更繁盛才是的。往年赏花人多,处处“花见疯”,没想到,花没有人来赏,也无心怒放了。花也有“人来疯”么?等着。



我是自由写作者,日常家居生活大致是,一起床就打开两台电脑,一台写作,另一台网上放音乐,登录qq,打开博客和微博。手机放手边,时不时发发朋友圈,关注微信里各个朋友的信息。我和编辑都是网络联系。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网络,但我还不上是在云上生活的人。

我习惯到实体店购物,几乎每周带孩子去书店,走在书店的书丛中,感受着那种纸质书的气息,享受在书店购书的那份喜悦。也喜欢去超市和菜市场买菜,在瓜果蔬菜中感受生活的气息、生活的味道。

在这次疫情期间,宅家一个多月,原先的生活方式、习惯都有了改变。首先冲击我的就是购物的习惯。年前我备了不少食物,第一个14天,食物充足。第二个14天,食物告急。小区物业帮业主们去超市购物,然而物业人力有限,又是疫情期间,也不忍心多次麻烦他们,就试着在小区购物群的平台上下单买菜。

我孩子六岁多,以前他每天都要到外面找小朋友玩,现在必须关在家里,他就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往外看,渴望出去。小孩子精力旺盛,不能出去玩,在家里也是坐不住的,几乎每个角落都钻遍了。为了

天还只是蒙蒙亮,我们就乘车离开酒店,前往哈瓦那城东面的科希玛渔港,这是海明威代表作《老人与海》的诞生地。

海明威在哈瓦那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是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他曾经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地,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海明威喜欢出海,驾着小船,与海浪搏斗。科希玛渔港,就是海明威经常的停留处与出发地。在这里,他结交渔民,并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从一个渔民那里听说了他在海上的奇遇,于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与想象,写下了为他赢得极大声誉的《老人与海》。主人公圣地亚哥在海上整整八十四天没有任何收获,在第八十五天,他终于

遇上了一条比自己小船还大两英尺的大马林鱼。经过拼死的搏斗,老渔民精疲力竭,只是把鱼拴上了自己的小船,而听由鱼的摆动与漂浮。但是,无数鲨鱼要吞噬大马林鱼,渔民又与鲨鱼进行了残忍的搏斗。鲨鱼被击退了,但

## 循着海明威的足迹

马以鑫

是,那条巨大无比的大马林鱼却只剩下一个骨架。老人还是把骨架带到了渔港。这个故事太有深意,以致海明威不希望读者再去过多解释。但是,科希玛渔港与《老人与海》已经深深连接在一起。

渔港濒临加勒比海,依稀朦胧中,我们看到不多几个人在捏着鱼竿钓鱼。一座似乎莎士比亚笔下的古城堡临海屹立,注

视着辽阔无垠的大海。

我来到已经有些陈旧的凉亭中间,海明威半身像正眺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凉亭呈半圆形,一些天蓝色的小圆柱环绕。我抬头仰望海明威,一圈络腮胡子,但胡子似乎是刚性性格的体现而笔直,脸上满是皱纹,好像镶嵌着海风的冲刷洗涤。海明威的眼神执着坚韧、无所畏惧,挺直的鼻梁、紧抿的双唇,显示出“硬汉”的豪迈性格。太阳刚刚升起,在海明威身上洒下一片金色。

在我边上不远的我们领队、摄影师大胡子趁我不注意,用相机拍摄了我仰望海明威的照片,然后走近给我看。我看了相机上回放,由衷地谢了并说,可以取名为“虔诚”。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位于哈瓦那老街大教堂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这里就有一家因为海明威而扬名的“五分钱酒馆”。据说,海明威当年经常光顾这里,特别喜欢这家酒馆,甚至流连忘返。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其实,酒馆面积不大,楼上楼下,只是一家小酒馆的规模,但是,如果不是预约,根本没发进去。到这时,都会喝上一杯据说还是海明威最喜欢的叫“Mojito”的饮料。我硬是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要看看吧台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操作。只看见青色与绿色的两种



饮料混合,然后是一根玻璃棒轻轻搅合,再加上不多的朗姆酒、插上一片柠檬。我来到桌前,端起酒杯,用一种似乎庄重的神态,轻轻抿了一口。顿时,一股清凉、涩涩、略有酒意的饮料沁人心脾。这家“五分钱酒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几乎所有所有的墙壁都被填写、涂抹,以及大大小小的照片、画片贴满。据说,著名作家马尔克斯、聂鲁达等等也曾光顾此地,还留下了他们的手迹——当然,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带引,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五分钱酒馆”在当年代表着平价、大众,现在怀揣五分钱自然是没法进去喝一杯了,但是,它的店招已成为标志,让人怀念。



盼春 (中国画) 丁鼎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驱车前往位于哈瓦那西北部的海明威故居——维希亚庄园。据说,海明威在哈瓦那住了一段时间酒店后来就买下了这座庄园。庄园面积很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艘海明威当年出海经常使用的小船。我默默注视着这艘二十多米长的小船,因为这有栏杆,而不能接近。那深绿色加上几个标记号,让人联想到海明威当年犹如战士驰骋在沙场的搏杀与威猛,一个硬汉的形象又一次在我面前浮现。当地人海明威也特别尊重,据说在这里共收集了两万多件海明威当年留下的各种各样大小小物件。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海明威当年的生活、写作、休息和其他……

这番话很有自省和告诫的意味。大凡身心健康、思维正常的人,谁不愿做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即使做不到完美,也应该也希望自己做人像人,子人好口碑。然而人生在世,尤其是进入社会后,总会与相应的环境和他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总有人或因了自己的习惯,结果私欲越来越膨胀,直至行为被人斥责不像正常人;或心存妄念,乃至趋炎附势,不顾廉耻,甚至作奸犯科,以身试法。凡此种种,皆足了丰子恺所说:“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

## 心与心更近了

裴季颖

滴水,一颗钉,一束光,虽然微弱,但当它们汇聚、凝结到一起时,力量将是无穷的。最近,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接力社区“顶岗”,上岗前,做了功课:我值守的点位是黄浦区外滩街道永胜居委金陵东路77-79号弄口,临近外滩和豫园小商品市场,住户约70多户,有老年人为主的原住户,也有安保、个体户等为主的租户。弄堂内还有一个拉链店的货品仓库,人员进出情况复杂,不容半点松懈。守一道关,护一座城,有一份心,尽一份力。

特殊时期,虽然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最安全的物理距离,但其实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因这场突降的考验而更加靠近了。无论是和我一批顶岗的队友还是经过此道“关卡”的居民,虽然都是第一天见面、此前并不相识的陌生人,但在彼此还不多的交流中,我却能感受到一种温暖与共情,他们还一次次地道谢,一趟趟地主动挽起衣袖,一个个地微笑点头……都令人动容。虽然上午持续下着雨,户外值守的体感寒冷潮湿,但心底却不时涌动着股股暖流。

我是幸运的,能获得这样一次下沉社区一线的机会,实实在在地感受着老百姓的所需所想,在服务与交流中思考着如何与人老幼互动,如何帮人排忧解难;如何把服务工作做得更实、更细;如何在“后防疫”阶段,进一步构建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如何在疫情过后,深入推进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社会治理问题……我想,这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也最生动的一课了。

盼疫散春来,花盛开!愿山河无恙,人皆安!

转移他的注意力,我陪他看书,看动画片。后来,发现有些云上博物馆、云上美术馆,很新奇,也带孩子在云上游了故宫、敦煌、美术馆。惊叹,原来网络真能开启云游四方的神话。

出版编辑联系我,让我在网上给读者朋友们开视频课。瞬间吓呆了!害怕。

我觉得给孩子们讲课、讲故事还是面对面讲才有气氛,在视频里

## 云上的日子

王勇英

讲,总觉得不自在,眼神飘忽,无法穿过手机寻找遍布在自己各处的“听众”,对着手机里的各处讲故事,怪怪的。不过,还是拍了好几个视频给出版社,由于是自拍,眼神,表情都不太自然,有时候拍到一半,孩子突然冒出来叫:“妈妈,我要吃苹果——”打断了。一个一分钟的视频我要拍上七八遍。

接力出版社的陈老师联系我,把视频课改为录音故事,在悠悠熊阅读营线上播放。我试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一开始讲得有些不太自然,总是想寻找听众。有好几次,我是在天亮时分录故事,清静的早晨,有一个老婆婆每天早晨都在小

区喂鸟,疫情期间也没断,她一边喂鸟一边跟鸟儿说话,她的声音和鸟鸣声便是天然的配乐,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录了几个故事后,才慢慢找到感觉,讲着讲着就走进故事中去,悲伤或欢喜。

《儿童文学》的王苏联系我,在3月13日做一次直播,给萌童们讲故事。还有出版社的责编也联系我,准备要开直播。

疫情期间,中小学校的老师还有编辑们都变身“主播”,一些作家朋友也走进直播间讲课。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主播,各种状况都有,有些老师在画面中只出现额头或长时间出现下巴以下的脖子和喉结。还有一些就是声音一直在响,“主播”却不在画面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不知道我进入直播间会出现什么状况。我计划把油画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展示油画或现场画画。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做直播要准备些什么。担心到时候一边讲一边画油画,如何让读者们能听到我讲话又看到我画画?

哎呀,就是在慌乱地准备着。哎呀,总之N多平时没有尝试过的,现在开始尝试。哎呀……

## 十日谈

云上生活 责编:殷健灵

世事如棋局局新,对弈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 十分像人的人

陆其国

而说到环境对人的影响,不由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加缪。加缪出生不到一年,“一战”爆发,应征入伍不久的父亲在马恩河战场上阵亡,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赤贫,母亲只得带着年幼的加缪,到阿尔及尔郊区贫民窟贝尔库尔,和外婆一起生活。但赤贫的环境没有抑制他享受阳光、沙滩、童年游戏……加缪后来回忆道,“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发现,一个穷孩子可以通过艺术表达自己和解放自己”。这就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面对赤贫环境的作为。

当然,由于社会复杂,人性复杂,反映在生活中的现象,自然也是错综复杂,要做到如丰子恺所说“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得从点点滴滴做起。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一个人不要习惯于夸耀,凡是想要有所表现的人,就应当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他所想要表现的这样的人。一个人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而冒充为那样的人,一定会给自己引起麻烦和讪笑,而且还可能给国家带来耻辱和损害。窃以为“一定会给自己引起麻烦和讪笑”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于做人有亏。这也反衬出“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这句话的意味深长。

